8月25日，园艺工人在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街头维护G20主题花坛。　新华社记者 尹栋逊摄

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进入最后几天倒计时。全世界的目光不仅被中国提出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以及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的“中国方案”所吸引，更观察到，作为世界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二十国集团，也正颇为“急切”地期待可以借由此次峰会迎来组织自身的有力转型，并在全球治理上发挥更大的能动作用。

“二十国集团峰会将有助于制定新的世界经济转型规则。”俄罗斯卫星网援引俄罗斯学者的观点称，此次杭州峰会的主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国际社会需要新的全球经济调节的规则和机构。也有专家指出，中国杭州峰会标志着G20转型的完成，亦将成为G20发展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分水岭”。

★国际论道

G20：全球长效治理新期待

本报记者　宦 佳

苦寻出路

全球经济大环境的低迷已经持续了不短的时间。雪上加霜的是，全球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的双重危机导致世界范围内全球化“退潮”，不少发达国家重新筑起了“以邻为壑”的高墙。

“国际金融危机已过去8年，世界经济仍然没有强劲的复苏，陷入了低投资、低增长、低消费的不良循环，大家对未来比较悲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日前表示。

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多次调低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对2016及2017年的全球增长率，2016年1月时的预期分别为3.4%及3.7%，到7月份则分别降为3.1%和3.4%。此外，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7%。

“8年过去了，在‘后金融海啸时代’，尽管发达国家一再采取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但全球经济仍一直陷于长期停滞。”台湾《经济日报》刊文指出，美元霸权主导下的全球金融秩序不但经常失衡，而且美国QE正是全球经济持续加速恶化的主要源头。

该文章分析，整个国际社会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作为超级强权的美国，历经两次反恐战争及金融海啸之后元气大伤，难以再“号令天下”；第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主导全球事务的七国集团（G7），因成员国力减弱而愈发力不从心；第三，一些发展中大国，尤其是中国异军突起，综合国力急速壮大。

《华盛顿邮报》网站则刊文称，世界银行已经制定了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每日生活费低于1.90美元——的目标。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警告说，正在发生的朝向孤立主义和远离贸易的转变可能会危及这一目标。

因而，“近几年加强全球治理的要求不是凭空而来的。”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近日刊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凯末尔·德尔维什的文章指出，当下我们面对的重大挑战本质上是全球性的。鉴于这些挑战的规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国际合作和加强全球和地区机构和框架，比如二十国集团（G20）。我们还必须承认，从另一个角度提振全球治理信心的紧迫性。在美国、亚洲、欧洲和中东各处，身份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复苏有可能让20世纪的大悲剧重演。在这个背景下，强调地球村的存在和需求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且对帮助确保世界和平也是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举办G20峰会就蕴含了太多的期待。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阿兰·惠特利表示，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着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一系列冲击，这将对全球货物、资本和人员流动带来负面影响。在轮值主席国中国的议程设置下，G20杭州峰会将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将承诺和推动各个国家更为均衡地分享全球化经济收益。

重觅共识

显然，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切的治理方案要想成功便不能背道而驰。

“如果全球经济群龙无首，反全球化的运动将增加，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稿称，如今明显的全球问题（低增长、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不稳定和严重不平等以及大规模移民）亟须相互协调的全球解决方案，因此，9月的G20峰会应显示出全球合作能够发挥作用。该文章指出，“要重振贸易并刺激仍显乏力的全球经济，G20应达成一项基于协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的全球增长协议。”

“我们正处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关键时刻，对已有全球治理体系和思想的局部缓慢调整不足以应对系统性挑战的规模及强度，全球治理思想、策略、体系的变革至关重要。G20作为全球治理框架中一个新兴、有创新力的重要平台，有可能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与指导，为世界发展规划出新的道路。”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马丁·李斯表示。

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要扩大G20的作用并使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能力，就需要将全球治理政策所涉及的关键方面，如资源、气候环境、经济增长、就业等，置于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中予以综合考量，并促成有力的国际协同行动，避免仅注重危机管理而忽略根本性问题的解决。同时，G20也需要对更广泛的利益群体负责，吸收更多团体和专家参与，特别是充分考虑数以亿计的穷人和容易被排除在国际决策之外的人群的利益。如此，或才能重新焕发全球化的活力。

《金融时报》刊登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文章称，新的全球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计划，重点应由促进全球化转向对其后果的管理上。这意味着重点将从国际贸易协议转向国际协调协议，劳工权益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也将受到更有限的考虑，同时它还意味着要投入与我们目前投入贸易协议一样多的政治资本，应对大量通过跨界资本流动来避税或逃避监管的行为。

“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需要观大势、聚众智，并明确世界经济未来的前进方向。”德国发展研究院院长迪尔克·梅斯纳建议，为了在日益紧密联动的世界推进全球治理，经济规模占全球总量约85%的二十国集团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长效机制的努力，一是制定并落实有关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的倡议；二是维护公平的国际贸易，通过编织更多新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安排来遏制贸易政策的碎片化；三是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防止危机重演。

“实际上，每届G20峰会都应致力于让全球金融系统发展得更具灵活性、包容性、开放性。此次杭州峰会本身就带着助力经济增长的议程，推动开放、兼容的贸易活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南非标准银行经济学家倪杰瑞（Jeremy Stevens）进一步指出，G20应把焦点放在全球金融体系上，并对新兴市场所面临的难题给予更多关注。“全球贸易及投资的路线正在被持续调整。从国家层面来说，当前每个单位的GDP比以往承载着更多的国际意义。”

这无疑需要G20推动实现大刀阔斧的改革与转型。

对症下药

这份转型和改革的期待落在了中国承担的主角作用上。事实上，中国的议程设置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赞赏，正是因为“中国方案”本身符合了G20组织转型的内在要求。

德国全球新闻网25日评论说，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首次举办G20峰会，这份名单囊括了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国家领导人。这届峰会有望成为迄今为止最受关注的G20峰会之一，这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韩国日报》则说，在讨论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上，中国充满自信。因为作为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国家，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为此贡献力量。

“此次峰会也将成为促进全球化进一步前行的重要契机。”惠特利表示，受此前金融危机后续风险影响，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一系列反全球化浪潮。因此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在多次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从控制总体债务水平、银行资本充足率、应对影子银行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提升全球金融安全机制韧性。未来G20峰会应该会进一步强化国别金融风险控制，通过各国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合作、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提升全球金融安全网络的韧性和能力。

“在大多数G20成员内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基本已经用尽，进一步实施刺激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且风险更高。受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影响，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很不协调，增加了发展中经济体的风险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G20的议题从短期问题向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延伸，不仅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等短期问题、全球合作问题，还包括结构性改革等长期问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宝拉·苏帕奇指出，这些问题与中国经济转型与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也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化解过剩产能、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等方面进行着努力，并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本。中国对于推动主要经济体在结构性改革问题上形成新的共识、合力把世界经济拉上强劲复苏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G20陷入议而不决的无效境地。

目前是全球经济治理关键时刻，因此杭州峰会受到期待也就不难理解。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指出的，G20成员代表着世界上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的经济体，也代表着解决世界金融和经济方面问题的最大决心。“希望G20成员领导人认真讨论解决全球经济难题等全球治理问题，也希望中国在杭州峰会上再次展现领导力。”

专家解读

G20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刘江永

G20是目前世界上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经济体的一个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它成于世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搭了一个抱团取暖的合作机制。在目前世界经济低迷、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G20峰会与相关国家在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高层沟通，了解振兴世界经济、发展本国经济的思路，这将给国际经济合作带来新的动力和重要启发。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国际金融市场变动的原因，也是具体的产业升级换代竞争中造成的。发展中国家本身长期处于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的低端。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G20峰会，进一步发挥本国优势，将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渡过目前的困难，特别是加强彼此之间的南南合作，肯定大有好处。再加上因为G20是峰会，它一定会对有关各国的决策以及各个行业和部门的具体落实具有指导意义。

当然，会议的具体成果和决策能不能得到落实，也取决于相关国家的诚意，以及政治的稳定程度和连续性。在实际进程中，各国有沟通也有分歧。未来如何使G20走得更远，需要各国珍惜会议达成的共识，珍惜达成的协议。这样才能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我想各国领导人都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参与落实会议精神。

此外，不要把G20看作权力竞争的舞台，如果那样看的话，只能说看问题的思路还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G20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地方，而是一个促进合作的舞台。

实际上，中国从来不是全球治理的旁观者，中国始终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并且根据本国国力和世界的期待，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其实无论G20是否召开，也无论G20是否在中国举办，中国都会一如既往地和世界上愿意和中国发展合作、平等相待的国家，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

中国有幸能为这样一个会议作出一些贡献，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期待的。但是我们不能想着通过G20解决世界所有的问题。这肯定不符合目前国际经济、国际贸易、金融政治安全各个领域的发展。但是只要坚持和平多边主义，坚持G20的正确方向，就有助于缓解世界上的冲突，为有关各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遇，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安全提供带有共同利益的思路。因此，此次G20峰会不仅会对与会各国产生积极影响，也会为全球治理贡献新的思路。　（郭维毅 采访整理）

海外声音

中国金融科技公司筹资首超美国

今年头7个月，中国的科技中心深圳和杭州首次在筹资总额上超过硅谷。根据埃森哲的数据，今年头7个月亚洲金融科技公司筹得96亿美元，比北美同类公司筹集的46亿美元高出一倍以上。这96亿美元有90%以上是由中国企业筹到的，而这一总额也达到了2015年全年亚洲“金融科技”集团筹款的两倍。“金融科技”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涵盖几十亿美元的在线投资平台，以及提供打折餐饮选择的移动应用。

——《金融时报》

中国或成基因强化技术未来所在

尽管诸如美国或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在许多现代科技领域独领风骚，但基因强化领域的重大进展不会集中在这些国家；相反，中国则较有可能在基因强化领域崭露头角。得益于政府财政拨款，中国在2015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使用CRISPR-cas9工具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国家。此外，在使用CRISPR-cas9对人体非生殖性组织细胞进行基因修改用来治疗癌症方面，中国也处于领先位置。总的来说，中国之所以能研发出这些基因强化技术，主要得益于两大主要因素的支持：其一，学术研究为相关技术的开发提供支撑；其二，民意普遍支持相关技术的运用。西方国家在这两点上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目前看来，中国正在把基因强化技术的未来牢牢攥在手中。

——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便利店在与日竞争中占优

开在一起的中国和日本便利店。（据《日本经济新闻》）

中国消费者加速转向便利店，市场呈现快速增长。中日两国的便利店企业正在中国竞相开店。中国当地便利店企业在特定地区集中开店。2015年底，中国的便利店数量达到8.3万家左右，为日本的1.5倍。中国便利店企业在大城市推进垄断优势。运营8300家“美宜佳”店铺的中国最大的便利店企业，将在湖南省等地增加门店数量。运营“红旗连锁”品牌的成都红旗连锁公司、以上海为中心运营“快客”的上海联华快客便利店公司等约10家企业，分别运营1000—2000家店铺。上述企业均在优势地区集中开店，加紧扩大规模。此外，中国大型便利店企业也可能出现重组。虽然日本企业在服务和备货方面占据优势，但是中国当地企业也在不断改善经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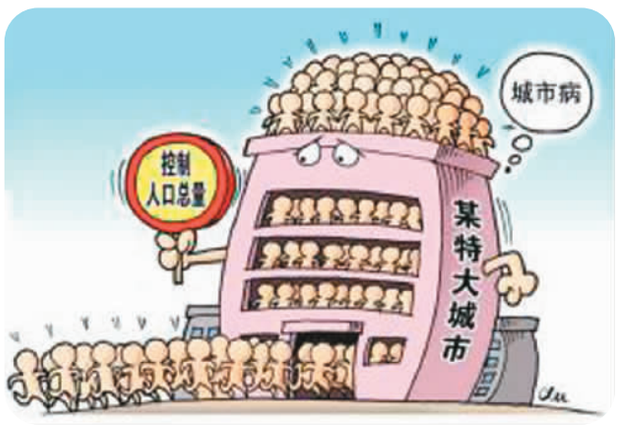
——《日本经济新闻》

观点交锋

美国彭博新闻社：建“城市群”可治愈大城市病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上海都堪称世界最大城市之一。它拥有2400多万人。现在，当地政府表示要适可而止。本周公布的文件显示：未来24年，上海准备仅接收80多万新的居民。对中国一座最具活力的城市设定人口限额，或许看起来不切实际。但是，当地政府实际上考虑得更为周全。按照规划，上海将成为由30个城区组成的庞大“城市群”中心的高端枢纽，总人口将达到惊人的5000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正在建设的至少19个同类项目中的一个。其想法就是利用四通八达的辐射型铁路系统——多是高铁——更加合理地融合中国正在兴起的城市区域。效果可能是变革性的。

首先，它将创建世界最大的劳工市场，进一步提高乡村规模仍然超过40%的国家的城市化率。它还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效率。而且它可能有助于解决日益加剧的一个困境：很多中国大城市已经到了地理和人口限度。理论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5000万居民都在上海的通勤范围之内，但是却无需挤在拥挤不堪的社区或依靠超负荷运载的公共服务系统。换言之，他们将获得密集带来的好处，同时又分散负担。中国的城市群可以成为重要的经济引擎，或许也能成为世界城市保持不断发展的模式。



『限流』　徐骏 作　（新华社发）

英国《金融时报》：限制人口无助于打造“全球城市”

近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向全社会公示，上海将在2020年将人口规模控制在2500万以下，在2040年控制在2500万左右，这一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城市由人构成，有人的城市才是繁荣的，城市的存在就是满足人的需求，为人们在城市里交流提供便利。历来城市规划的思路都是预测人口并据此提供公共服务的前瞻性建设。这有两层含义：第一，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城市经营的目标是为所有人提供服务，而不应该挑选特定的人群留在城市；第二，预测人口不是为了控制城市规模，而是为了前瞻性的规划。

上海就是一座因移民而兴起的城市，从当初的一个小县城到今天的2000万人口的城市，两百年来，从全国各地奔赴上海的每个人，都成为了造就上海城市传奇的不竭动力。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的重点、焦虑所在是孩子教育、住房、就业机会、身体健康，但《上海规划2040》通过排斥外来人口以减少需求。如果上海希望打造一座真正的“全球城市”，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来面对和接纳城市的居民。我们希望，上海关于“2500万人”的人口控制目标设置，是基于对“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政策的回应，而非真的以此为限度提供公共服务。